



羣書治要

四五四六

和装本  
74  
6314  
23



6

7

門 74  
號 6314  
卷 23

五

本

日

公

本

日

公

本

日

公

島田藏書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

本傳逸  
作怵

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琢換易，可復為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為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無然疾  
二字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  
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  
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為  
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  
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  
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  
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外不知所云則苟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

下況其  
餘哉四  
字恐衍  
文

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  
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  
以排於絳灌弔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  
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為輔佐  
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榜其面曰魯孔丘  
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  
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  
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為豎子所議笑其

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耻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愆。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舊無下  
川之下  
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替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梲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恆。斯蓋有

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  
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  
賣侈功商賈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  
能不買賣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  
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  
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  
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  
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  
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又故地功不

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  
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  
登則飢餒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  
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  
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  
也法度旣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梯之飾而  
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輜梓  
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跋慕耻

法疑汰

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  
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  
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迫為盜賊，拘執陷  
罪，為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  
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為褻  
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  
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  
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  
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  
戮，以為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  
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  
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  
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  
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埤川者，  
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  
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  
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纔給之又云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責反復滅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旣爾復平弊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謁者寇賣之則莫取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寇與寇

艾咸以官爲忌諱遯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恕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禮譏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

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  
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  
及龍亭九年之劍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  
勅慎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賔貪饕之吏競約其  
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象被弓弩米  
粥雜漆燒鎧鐵焠醢中令脆易治孔又編小刀  
牟悉鈍故邊民敢鬪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  
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  
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鈍甲爽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  
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  
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  
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  
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  
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牟利  
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  
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  
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

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慎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竄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

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闕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守守逐之，各競撻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府，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攝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

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睥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勛垂不朽之名者哉猶馮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

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辨治故絀已復進弃已復用橫遷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

雖屢下恩澤之詔垂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

帝上疑  
朕先字  
或云帝  
當作當

中興後上官象爲并州刺史祭彤爲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

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恕己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以頤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教、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況君能檢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

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習推讓之風、耻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

贈五百，斯非優待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葛，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

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姦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贖其匱，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姦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

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隣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壹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壹赦百姓忸怩輕爲姦

非每迫春節徼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暗噫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蹙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哀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



尊疑遵

抑邪之道也。昔堯子有云：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砭石。及匡衡、吳漢將相之雋，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寔德是

為，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

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劓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恆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官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

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耻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隄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

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總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

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虧隙，由尚有胷心之逸念，睇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詭俗，生淫長姦，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

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惟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白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弟也妻之於我愛

用慈衍

且媒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此歎唾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超疑趁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爲超走是供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

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奸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諭，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

犢，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撓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審也。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

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  
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  
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  
誠也下世其本而為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  
之禮興焉併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  
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  
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  
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  
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世下有  
脫文

簡郊社慢祖禩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  
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  
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  
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  
於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  
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為之儉  
欲無所齊法為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  
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  
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

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効子孫相襲家

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污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榭則高數十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

被綈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闔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雉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郊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虔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

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



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自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豈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問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

人當作之

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剗摩。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卽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

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傳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二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

猶上恐  
脫聖人  
二字

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況於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洲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深練金錫何以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

忌恐當  
作忘

友恐當  
作久

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  
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為疾痛在  
於膏肓此為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  
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忘初故仁也以計御  
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  
亦足以為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  
為厚也何必友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  
乃快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

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  
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食之不飽則不能食孜  
孜為此以沒其身惡有為此人父母而憎之者  
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愆也事無勞逸無  
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  
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  
易不革其心孜孜為此以沒其身惡有為此人  
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  
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

憎無所偏幽閑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  
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  
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  
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  
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  
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  
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  
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  
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

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  
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  
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濟  
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  
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  
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  
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  
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

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一主數子之  
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  
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  
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  
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  
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  
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  
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  
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

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  
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  
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  
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  
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郵政事屢  
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  
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  
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  
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

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著龜積於廟門之中。犧性羣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今夫王者。誠忠心於

今當作

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首無忘命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  
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  
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  
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  
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



書經治要 卷之四十六  
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恒任  
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  
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  
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  
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  
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  
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  
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  
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  
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  
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藉田后桑蠶宮  
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安加以周  
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  
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  
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  
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



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

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憂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本書憂作交

求作進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

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謙，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

咨度作讒嫉

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察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惟督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

督作替

勸功四曰哀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真上恐  
脫則字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二一曰心順二曰職順  
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  
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  
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  
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  
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  
心民憂傷國

舊無乎  
字補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  
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

精舊作  
情改之

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  
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  
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飭退利進之路則民俗  
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偽息矣致精  
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  
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  
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  
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

下有字  
上有朝  
字

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  
 事左史記言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  
 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  
 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  
 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  
 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  
 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

商德作  
夏商

義作公

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  
 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  
 君子惟鑒之務焉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  
 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  
 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  
 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  
 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闕清靜嬖孽

不作茲謂主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針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一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乎曰

人非下愚則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

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  
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導下有非字先作引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  
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  
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

進諫作止之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  
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  
也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

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眾焉  
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  
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  
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  
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眾矣  
小者危身大者亡國繇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  
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  
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眾之寇凌疆場非患  
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

已矣作  
不迫也  
三字

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慎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慝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



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已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叡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

位作德  
受作愛

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

墮下有於字  
撫其心  
作謂子  
張  
及作反

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慎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為人役也。

人之為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  
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  
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  
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  
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  
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  
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  
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  
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

知作攻

未有舊  
作未良

改之

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眦心亦  
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  
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裡而見邦國之表聽  
不過闕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  
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  
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其高  
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  
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  
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

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旣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

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加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不慎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

慎作植

乎疑之誤

舍旃君子不友不知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慎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扉則水縱友邪則己僻是以君子慎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弊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

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謀謀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者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澆亂至道也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

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

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

勤作動  
思作志

皆以作  
以人皆  
三字

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人之思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已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己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効非大明君子

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

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舒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銷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



不其然耶

帝者昧且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鱒蘧伯玉而獻

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弑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弑虞虢有官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內實奸邪外慕古

君子則  
舊作君  
子情改  
之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鉄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

日雖作  
雖曰

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豈為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

類作僻

其親作  
親戚

怨喪作  
死等

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墳簞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苟麤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戮不辜官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多財力匱竭怨喪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外內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蝸蝨臺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滌滌肴饌如糞土眾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

賴下有焉字

我也如是其旨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

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

不勸不懼上共  
有民字

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禮記所以二字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為至痛

在下立文下

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奔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為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

秦書治要 卷之四十六  
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

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潛當作

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

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  
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  
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  
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  
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  
今之君子尚多貧賈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  
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  
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

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  
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  
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  
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  
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  
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  
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  
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

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趨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傳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覆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并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誡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弟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爲宦者韓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



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尚爲嗣。潁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繼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干戈，

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旣滅，臣無餘，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舉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

稱其類已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  
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  
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  
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  
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  
出爲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  
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  
忿怒之色日發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  
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

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  
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  
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  
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  
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  
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虛器何以  
加此琦豈忌晨鳧北犬之獻乎隔戶牖而不達  
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

魏志注  
所引典  
論歡下  
有心字  
忌恐當  
作忘

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偽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匡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前無不烹菹夷滅爲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

試恐當作詆

事挾宜愠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傲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給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旣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艷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誡于後作內誡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間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

間疑間

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給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

嬪疑媚

其形追如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為一至是哉  
 其少子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母蔑死  
 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  
 以尚為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  
 塗地社稷為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  
 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墮陛除  
 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島田藏書

